

文化只眼

网剧获奖意味着什么？

胡祥

8月7日，《破冰行动》获得第26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奖，成为首部获得白玉兰奖的网剧。相较于往届，本届白玉兰奖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首次将网络首播电视剧纳入评奖范围。10部“最佳中国电视剧”入围名单中，就有4部网络首播电视剧，分别是《破冰行动》《长安十二时辰》《庆余年》《鬓边不是海棠红》。网剧摘奖，使得2020年成为网剧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也显示了中国电视剧行业发展的新趋势。

这意味着网剧的创作实力被充分肯定，必将进一步释放其生产力。自2014年起，网剧迈入自制剧阶段，精品化进程不断加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生产力。今年，网剧首次被纳入重要奖项的评选体系。中国电视剧另外两大奖项——飞天奖、金鹰奖，也都已将“网络首播剧”甚至纯网剧纳入到评奖范围。这种身份认同对于网剧创作人员是一种巨大的激励。《破冰行动》出品方代表在颁奖台上激动落泪，也道出了网剧创作人员的心声。这种接纳与肯定恰逢其时，未来必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网剧创作领域。在互联网付费会员规模破亿的背景下，网剧商业模式带来的优势，必将进一步激发行业创造力和生产力，催生更多精品力作。

这意味着在媒体融合时代，“内容为王”永不过时，网剧的“鲶鱼效应”将催发行业质变。今年，不少白玉兰奖评委认为，参评电视剧和网剧差别不大。这反映出在媒体深度融合的当下，优质的内容始终是“硬通货”，渠道的变化只是传播方式的不同。与其说是网剧在白玉兰奖中胜出，不如说是优质的内容征服了大众。《破冰行动》对主旋律类型化的深入探索，《长安十二时辰》突出的影像质感、富有张力的叙事模式，《庆余年》将独特的时空格局与喜剧幽默叙事风格融为一体，都表明网剧近年来在价值引领、文本创新、思想深度等方面孜孜不倦的追求。随着媒体融合纵深推进，电视剧、网剧的界限必将进一步模糊，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阶段。未来，电视剧和网剧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无论是遥控器、鼠标还是手机屏幕，谁有优质内容，谁就拥有主动权和话语权。而头部网剧在人物创设、叙事方式、影像语言上积累的技术优势，也必将刺激整个行业的发展，成为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这意味着网剧不再偏安于“网络一隅”，而是与电视剧一起走上广阔舞台，在未来承担起更多主题性创作重任。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等重大事件节点上，网剧不会缺席，更要大展拳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关切国家命运，关照社会现实，攀登文艺“高峰”，继续在网络空间凝聚共识。事实上，今年获白玉兰奖的网剧，大多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体现了社会责任与文化担当。从今年几大视频网站发布的剧集片单来看，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网剧责任重大，大有可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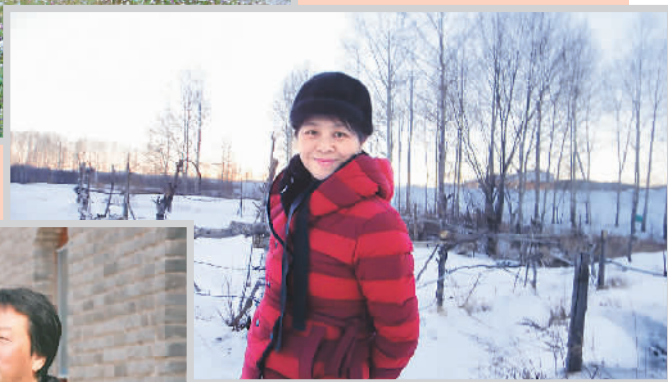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回到文学故乡 解开创作密码

本报记者 张鹏禹



▲ 阿来在草原



▲ 迟子建回到故乡



▲ 刘震云在故乡延津小院里接受采访

深观察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乡村，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刘震云的延津老庄，毕飞宇的苏北水乡……这些华夏大地上的一个个地标因作家之笔而广为人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抹抹动人风景。在故乡的土地上，作家们出生、成长、成熟，从民间传说中汲取养分，从日常点滴中获得灵感，从地域文化中塑造性格，而当这一切诉诸笔端，故乡就与文学发生了天然的联系，成为他们创作的精神起点。

日前，纪录片《文学的故乡》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从2016年夏天开始，追随6位当代知名作家的脚步，摄制组与他们一道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为观众讲述关于人、大地与文学的故事。

从故乡出发构建文学王国

在《文学的故乡》第一集中，开篇通过航拍的视角将秦岭的苍莽与壮阔呈现出来。隐在大山中的陕西商洛市丹凤县棣花镇正是作家贾平凹的故乡。他说：“秦岭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也是最有中国味的一座山。”因此他以自己的故乡为原点，写商洛、写陕西，形成了“商州系列”《秦腔》《高兴》《山本》等一系列作品。

贾平凹钟情于故乡的山川，而藏族作家阿来似乎更醉心于故乡的植物。《文学的故乡》导演、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说：“拍摄过程中，我惊讶于阿来丰富的植物知识，他能轻松地辨认一路上随机遇见的植物，甚至还能说明什么科什么属什么特性。这只是一个‘非功利的爱好’，但他对生活的好奇却是一种巨大的生命能量。”

阿来说，他寻找表达故乡的方式，用的是笨办法，“一座山一座山地爬”。摄制组跟随阿来爬上海拔4400米的高峰，遥望四姑娘山女女峰。彼时他正在准备创作一部小说《植物猎人》，而阿来自己正称得上是“植物猎人”。

除了山川草木，给予作家创作素材与创作灵感的还有那些曾和他们一起成长的故乡旧人。在《文学的故乡》中，诸多小说人物的原型轮番登场。

贾平凹刚到清风街，一位摊主就握住他的手，请他到家里喝茶。原来摊主叫李百善，正是《秦腔》里会计上善的原型。小说《高兴》主人公刘高兴的原型刘书征是贾平凹的小学 and 中学同学，他现在索性自称“刘高兴”了，还出了一本书《我和平凹》。第五集中，刘震云来到河南延津老庄。走在街上，他不停地

跟乡亲们打招呼。而在这些面孔中藏着《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里的六指、瞎鹿、舜勇、猪蛋……第六集和第七集中，莫言回到高密东北乡，重走孕育了他小说中小黑孩、余占鳌、我奶奶九儿、母亲上官鲁氏等各色人物的神奇土地。这些人物大多有原型，甚至有的作品还保留了原型的名字，比如《红高粱》里的王义文。

作家从故乡出发，建构起自己的文学王国，他们从故乡汲取的远不止山脉河流、草木风物、人物掌故、民俗风情，更从历史积淀、地域文化、精神气质中涵养出作品的精灵，和故乡保持着血脉联系。

而这也正是纪录片试图呈现的。在张同道眼中，“每一片土地都以其独有的自然地理与文化土层，为作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文学空间和意象符号，创造出世界文学版图里的独特风景。”

莫言说：“我这个高密东北乡，刚开始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河真桥，后来有了想象和虚构，森林、丘陵、沙漠、大河、山脉，什么都有了。高密东北乡，是我精神的故乡，文学的故乡。”贾平凹说：“有个词叫‘血地’，你娘把你生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对你产生的影响是最多的。当你现在又返回来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村子、父母、家族，包括你自己最隐秘的东西，写进作品里面去——写你最最熟悉的，写和你直接有生命联系的东西。”

为当代文学留下影像记录

《红高粱》《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妻妾成群》等小说不仅因其作品本身广为人知，更通过影视、话剧改编而家喻户晓。文学与影像之间的互动，除了对作品进行影视改编外，还有哪些呈现方式？如何在视频媒介时代让“纯文学”出圈，引发观众对作家和文学作品的兴趣？张同道一直在探索。

在他看来，鲁迅生前没有留下一分钟的活动影像，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假如能把鲁迅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留下来，那现在该是多么宝贵的财富。我想，不能因为这些作家与我们处在同一个时代，就失去了对他们应有的正确认知。为此，他带领摄制组从

零下42℃的北极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郎山，从滔滔黄河到滚滚长江，从绵延千里的秦岭到一马平川的山东高密，选取不同地域的6位作家和他们的故乡作为拍摄对象，试图为当代文学留下一份影像记录。

在镜头前，当作家与故乡重逢，他们不再是隐藏在书斋里的神秘人物，也褪去了作家的光环，表现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第三集中，迟子建走过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为妈妈选购羊绒衫，她说“小时候都是妈妈踩着缝纫机给我们做衣服，现在只能买现成的带给她”。当回到兴安岭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白桦林时，迟子建兴奋异常，躺倒在雪地上。她觉得被无数精灵包围着，“我生命和文学的根就是冰雪根芽”。第四集中，毕飞宇回到阔别30多年的老家江苏兴化杨家庄，他焦急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当年就读的小学，在乡亲的指点下，他来到一处小河湾，当突然发现那所小学时，毕飞宇“啊”了一声，拍拍脑门，掩面而泣。第五集中，刘震云说家乡有个“著名哲学家”，就是自己的木匠舅舅，当他骑着电动自行车穿过田间地头时，身边闪过满脸狐疑的三轮车师傅和玩耍的儿童，为观众展现出他作为编剧站在聚光灯之外的另一面。

观众评论说：“我最喜欢迟子建，如果不是走进她的故乡，你很难真正进入一个作家的精神世界。文学与纪录片相辅相成，艺术表达和纪实手段均发挥了它们的优势。”“很喜欢毕飞宇的这个视频，同他的生长环境一样，视频呈现出特别的充实感。”“每一个喜爱文学的人，都应该看一看。”

张同道说：“天赋是生命的基因，生活是命运的安排，性格是心灵的驱动，土地则是文学的舞台。我们在努力探索怎么用电视纪录片这样一种以纪实为主的方式找到通向文学的一条道路，拍文学的故乡，可能是借助‘故乡’这样一个梯子，进入文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认为：“从故乡的背景出发，去呈现一个作家的道路：他的成长与创造、他的归来与出发、他的亲情与回忆，都会彼此映照，更深刻地传递出作品的意蕴，以及那些隐约闪烁的原型形象。这是一个蕴含着丰富可能的角度，一旦用视觉影像来传达，会有许多‘溢出’的效果，会激发更多人对文学的兴趣，启示他们对于文学本身的理解。”

中日木版画“异域同绘”

本报记者 赖睿

木版年画至清代达到鼎盛，也推动了日本浮世绘的兴起与发展。中国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历史渊源深厚、制作工艺相近，又各具艺术风格与民族特色，在17至19世纪的东方世界大放异彩、相映成趣，成为东方艺术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清代木版年画和日本浮世绘有许多相似之处。从历史背景看，二者的兴盛得益于社会的稳定、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木版套印技术的成熟。在艺术进程上，二者几乎并行发展，都在17至19世纪经历了兴起、走向繁荣和逐渐式微的过程。在制作工艺上，均受到明代书籍版画的影响，以木版套印技术为主，具有可重复性印刷的特点。在题材内容上，反映人民群众的世俗生活与思想情感，充满生活气息和民俗风情。在表现手法上，丰富明丽的色彩显示出民间艺术的用色特点，勾线精美的手法展现了东方艺术的平面装饰特征。

据悉，此次展览既是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全国美

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也是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的又一重要展览。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中国美术馆近年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让美育融入公共生活，让藏品走出库房，组织了“典藏活化”系列展。文化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要以广泛的艺术传播让世界文化交流融合、互促共荣。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中展出的浮世绘全部是版画家李平凡于2004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作品。这些作品构成了中国美术馆国际艺术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美术馆通过对这批浮世绘作品的学术梳理和深入研究，挖掘其与同时代的中国清代木版年画的联系与差异，并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集结成展、回馈观众，切实发挥了藏品的社会价值和美术馆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图片报道

苗族实景演出 《西江盛典》复演



近日，苗族大型山水实景演出《西江盛典》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大塘景区正式复演。全剧由《序幕·颂》《祖·英雄》《魂·跋涉》《梦·家园》《尾声·歌》五幕组成，将苗家人执着追寻幸福家园的历史娓娓道来。图为演员在《西江盛典》中表演。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艺线传真

8月5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异域同绘——中国美术馆藏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展览共展出中国美术馆藏品129套（138件），其中日本浮世绘75件、清代木版年画52套（61件）以及明清时期中国画2件，为观众带来一场美的盛宴。

本次展览作品精彩纷呈，日本浮世绘部分有“浮世绘第一人”菱川师宣，“浮世绘六大家”铃木春信、鸟居清长、喜多川歌麿、东洲斋写乐、葛饰北斋、歌川广重，“最后的浮世绘大师”小林清亲等重要画师的经典作品。清代木版年画部分选取了天津杨柳青、江苏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四川绵竹、河北武强、福建漳州等重要年画产地的代表性作品。展览以“同源与流变”“形象与风格”“技艺与受众”“生产与发行”4个部分；从渊源、技术、发行及风格等方面探讨日本浮世绘和清代木版年画的异同。

中日两国在地理位置上一衣带水，在文化艺术上交融互鉴，绵延千年。历史上，中国唐代佛教美术、宋元水墨画对日本美术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明清时期，木版套色印刷技术臻于成熟，不仅促使中国



▲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海报